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锦情林/(明)无名氏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

I. 万… II. 无… III. 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629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43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六卷存。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日本东京帝大研究所有藏。

【内容梗概】

本书由多篇小说组成。上层一卷的篇目有：华阳奇遇、张于湖记（此篇亦载《燕居笔记》，题《张于湖宿女贞观》）。本卷的其他篇目有：玩江楼记（即《柳耆卿玩江楼记》）、芙蓉屏记、连理树记、令言遇仙、聚景园记。二卷篇目有：裴航遇仙、秋香亭记、夫妇成仙、田洙遇薛、听经猿记、天致续缘、秀娘游湖（平话，正文杨题为《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三卷篇目有：东坡三过、羞基亭记、卖妇化蛇、联芳楼记、王生奇缘、甘节楼记、会真记。下层一卷篇目有：钟情丽集。二卷篇目有：白生三妙传。三卷篇目有：觅莲传记。四卷篇目有：浙湖三奇、情义奇姻。五卷篇目有：天缘奇缘。六卷篇目有：传奇雅集。

目 录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1)
------------	-------

卷之一·上层

华阳奇遇记	(71)
张于湖宿女真观记	(76)
玩江楼记	(92)
芙蓉屏记	(96)
连理树记	(100)
成令言遇仙记	(107)
崔生遇仙记	(110)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112)

卷之二·下层

三妙传锦	(117)
白锦琼奇会遇	(117)
白生锦娘佳会	(121)
饮宴赏月留连	(124)
白生琼姐佳会	(128)
三妙寄情唱和	(131)

白生奇姐佳会	(136)
庆节上寿欢会	(144)
凉亭水阁风流	(147)
玉枕卜缔姻郅	(152)
锦娘割股奉亲	(157)
奇姐临难死节	(160)
徽音坚贞守义	(164)
碧梧双凤和鸣	(168)
卷之二·上层	
裴航遇云英记	(172)
秋香亭记	(175)
张老夫妇成仙记	(179)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182)
听经猿记	(191)
天致续缘记	(197)
斐秀娘夜游西湖记	(203)
卷之三·下层	
觅莲记传	(214)
卷之三·上层	
东坡三过记	(287)
羞墓亭记	(289)
卖妇化蛇记	(293)
联芳楼记	(295)
王生渭塘奇遇记	(299)
甘节楼记	(302)
会真记	(303)

本疏联对书判类十一篇	(310)
李玉英本	(310)
陈茂烈乞恩终养疏	(313)
御制联句	(313)
上幸多宝联	(314)
店主还联	(315)
斧头梯子联	(315)
以姓为联	(316)
佛印出联	(316)
王探花判	(317)
尼姑嫁人判	(318)
妇嫁判	(318)
附录:卷之三·上层全目	(319)
卷之四·下层	
浙湖三奇传	(320)
情义奇姻	(370)
卷之四、五、六·上层	
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	(381)
君臣弈棋	(381)
君臣赠答	(382)
咏诗见志	(382)
咏鹰知贤	(383)
愍肃诗谶	(383)
题项羽庙	(384)
拏牌卖诗	(385)
遇盗索诗	(386)

鬼女联诗.....	(386)
束绂赠诗.....	(387)
杨谢联句.....	(387)
相约一笑.....	(388)
投诗配仙.....	(389)
盘塘仙女.....	(389)
苙罗仙女.....	(390)
元宵佳偶.....	(391)
田叟赠药.....	(392)
咫尺相思.....	(393)
宠妾寄诗.....	(394)
折柬复诗.....	(394)
紫燕传书.....	(395)
读书吟.....	(395)
白头吟.....	(396)
惜花吟.....	(397)
虞美人草行.....	(397)
结交行.....	(398)
竹枝词.....	(399)
彩花词.....	(399)
寄外词.....	(400)
乐学歌.....	(400)
勉学歌.....	(401)
明日歌.....	(402)
行乐歌.....	(402)
采桑赋.....	(403)

捣衣曲	(404)
题老妇骑牛图	(404)
浩歌行	(405)
附录:卷之四·上层全目	(406)
附录:卷之五·上层全目	(407)
附录:卷之六·上层全目	(408)
卷之五·下层	
天缘奇遇	(409)
卷之六·下层	
传奇雅集	(461)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时，海宇莫安，黎民乐业。百年间，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呜呼，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寿，须闲北海之樽。可信是轻尘弱草，休辜负美景良辰。

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三杯酒度韶华。闲敲棋子心情乐，慢拨瑶琴心趣赊。分外不须多着意，且将风月作生涯。

尝有幸生者，谥其名。本贯广东琼州人氏。丰姿冠玉，标格魁梧，涉猎经史，吞吐云烟，真士林中之翹楚者也。

一日，父母呼而命之曰：“尔有祖姑，适临高之黎氏。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土官。经今数载，音问杳然。皆尔亲之薄幸，以致睽违之久，疏阔之甚也。孔子云：‘新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此人道之当然。’即辰春风和畅，景物熙明，今备微贄，代我探访一度，以将情意。”生唯唯听命，收拾琴书，命仆童佑哥随行。



生即至，入谒表叔，见之尽礼。乃引赴中堂，进拜祖姑暨婶，并诸兄弟。皆相见毕，询及故旧，生一一答之，尽恭且详。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

明日侵晨仲春晖堂揖祖姑，适瑜侍焉。将趋屏后避生，祖姑止之曰：“瑜儿出拜四哥。（生行第四也）都是一家人，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即下阶与生叙礼。生窃视之，颜色绝世，光彩动人。真所谓人眼平生未曾有者也。

厥后，祖姑甚钟爱生。几晨昏，命生与瑜侍食左右。

一日谓生曰：“诸生久失训诲，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幸子之来，可姑舍此以发其蒙，一二年间回家不晚矣。”复顾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与之，勿以吝嗇。”女唯唯听命，生亦拜谢。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动静有常，言词简约，知其决不敢犯。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

表叔择日设帐，生徒日至。虽用意于书翰之间，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累累行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尽述，特摘其尤者，以传诸好事者焉，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其夜，作舒怀二律，诗曰：

连城韞匱已多时，耻效荆人抱璞悲。
白璧几双几地种，灵台一点有天知。
青灯挑尽难成梦，红叶飘来不见诗。
寂寂小窗无个事，娟娟斜月射书帏。

多愁多病不胜情，怅味萧然似野僧
绿绮有心知去寡，白笺无字梦难凭



带宽顿觉诗腰减，身重应知别恨增。
独坐小窗春寂寂，感怀伤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后，凡有所需，无不得之。一日，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并标书于其上曰：“进御之余，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纳。”生但谓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识字也。见之，大喜曰：“西厢之事，可得而谐矣。”乃制《西江月》词，命佑哥持以谢云：

蜡纸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题封。谓言已进大明官，特取余甜相奉。口嚼槟榔味美，心怀玉友情浓。物虽有尽意无穷，感德海深山重。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

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为和耳。

生得此简，欢喜欲狂，不觉经史之心顿释，花月之思愈兴，他无所愿也，惟属意瑜娘而已。朝夕求间寻便，欲以感动于瑜。然瑜训谨稳实，生挑之，不答，问之，不应，莫得而图之。

一夕，月初出，叔婶会饮于漱玉亭上，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挥之，使先行。生徐徐后赴。至兰房东轩之隅，海棠树下，遇瑜独归。生曰：“五姐何归之速耶？”瑜曰：“倦矣，故归。”生曰：“久怀一事，欲以相闻，不识可乎？”女以他



辞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羨！”生曰：“不为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大惭，悒悒而赴宴，半酣而回。自是棠下之遇，不果所怀，遂制平韵《忆秦娥》以泄悒悒之意云：

忆秦娥，忆秦娥，无意奈渠何！奈渠何，一场好事，从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悠悠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毕竟闲过。

一日，生就外馆。女窃入其所居之轩，发其书笥，见所作之诗词，知生之意有在也，默记归，感叹移时。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饮食减少，颇怜之焉。

一夕，女晚绣绿纱窗下。生行过窗外，偶念周美成词“些小事，恼人肠”之句，瑜隔窗问曰：“四哥何事恼愁肠也？盍为我言之？”生曰：“子自思之。”女曰：“兄欲归乎？”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非也。”女又曰：“春寒逼兄耶？”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拨之乎？”生曰：“谁肯与我拨之？”女笑而不答。生欲进而与之语，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轩间，思向者窗前之言，乃作词以识其事，名曰《花心动》：

万绪千端，恼人肠肚事，有谁共说？多丽多娇，有意有情，特地为人撩拨。绿纱窗晚珠帘卷，绣床貌如花模月。如簧语，一声才歇，千愁顿雪。

惟恨衷肠未竭。空惆怅，归亲又成间绝。一片乍灭，千种仍生，拥就心头成结。琴心未必君知，



何日也？山盟同设。休猜讶，不是狂蜂浪蝶。

生浓墨楷书，命侍童持以示女。女览之，掷地曰：“我本无此意，四哥何诬人也！”童归以告。生殆无以为怀，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后题一绝于其上云：

迁乔公子汇金衣，独自飞来独自啼。
可惜上林如许树，何缘借得一枝栖？

见者谓其题莺，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

一日，瑜之侍妾碧桃偶过生轩，归谓瑜娘曰：“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甚是可爱。”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轩，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词，书于片纸之上，置于几间而归。诗曰：

金衣今已换人衣，开口如啼却不啼。
自是傍墙飞不起，休悲无树借君栖。

生归，见瑜所和之诗，正想象间，忽见绛桃持一简至。生启之，鱼笺烂然绚目，乃是《喜迁莺》词也。

娇痴倦极，正柳困花柔，东风无力。桃锦才舒，杏花又褪，种种恼人春色。不恨佳期难遇，惟恨芳年易掷。堪据处，有东逝流水，西沉斜月。记得此去意，早筑盟坛，共定风流策。也不须愁，更休烦恼，务要身亲经历。欲使情如胶漆，先使心同



金石。相期也，在西厢待月，蓝田种壁。

生得此词，大喜过望，愿得之心，逾于平昔，每寻间便，思与女一致款曲，终不可得也。

过数日，表叔赴县，婢又宁归，女乃潜出，直抵生轩。生偶辍讲而归，适瑜在焉，揖而谢曰：“往日之词，直中阿堵中，诚能践之，虽死无憾。”瑜曰：“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岂有他哉？”生曰：“所谓‘身亲经历’者，果历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生掩窗扉而阻之，因谓瑜曰：“辂自二月来抵仙乡，今则蓂莢已三更矣。自从见卿之后，顿觉魂飞魄散，废寝忘餐，奈何无间可乘。今蒙下顾寒窗，而辂偶出适归，抑且不先不后，岂非天意乎？而卿又欲见拒，此辂之所深不识也。”瑜曰：“兄言良是，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抑以人之耳目长也。”生曰：“为之奈何？”瑜曰：“俗语云，心坚石也穿，但迟之岁月而已。”生曰：“青春易掷，若迟之以岁月，岂不错过了时节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浅，无有深谋远虑，在兄之图之则善矣。”言未已，忽闻众声喧哗，遂遁去，不得再语。生乃制《浣溪沙》以记其事云。

云淡风轻午漏迟，昼余乘兴乍归时，忽惊仙子下瑶池。
有意鸂鶒窗下语，无端百舌树梢啼，教人如梦又如痴。

一日，生陪叔婢宴于漱玉亭上，生辞倦先归。至和乐堂侧，闻有讽诵声，生趋视之，见瑜独立蔷薇架下，拂拭落



花。生曰：“花已谢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幸之甚耶！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生曰：“轻香嫩色时不能伫赏，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虽有惜花之心，而无爱花之实，与薄幸何异？”女不答。生曰：“往日‘图之’一言何如？”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觉人声稍近，遂隐去。生作《减字木兰花》一阙：

小亭宴罢，偶到蔷薇花架下。忽惊兰香，独立花荫纳晚凉。手拈花瓣，轻轻整顿频频看。花落花开，厚薄之情何异哉！

又一夕，叔婢俱赴邻家饮宴，生独视若有失。正忧闷间，忽见瑜娘掀扉而入，谓生曰：“兄何忧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肠断为可惜耳。”女曰：“何事肠断？”生曰：“尽在不言中。”女曰：“妾试为兄谋之。”生曰：“卿言既许矣，不可只作一场话柄，恐断送人性命。惟子图之。”女曰：“兄尚不念图，况妾乎？”生曰：“辍图之熟矣。”女指墙，谓生曰：“奈此何？”生曰：“事至如此，虽千仞之山，尚不足畏，数仞之墙，何足道哉！”女曰：“所谓图者，其计安出？”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女笑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从而已。事若不遂，当以死相谢。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欢，女不从。正反复间，忽闻叔婢回，遂出迎接。次日，生乃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之句以示女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气，天生才貌无双。算来十



洲三岛，列此娇娘。堪笑兰台公子，虚想象，赋咏高堂。何如花解语，玉又生香。 茫茫！今宵何夕，亲曾见姮娥，降下纱窗。又以将合，风雨来访。记得何时，约言难践，空悉断肠。肠断处，无可奈何，数仞危墙。

生念瑜娘之言，欲实其心，奈何无路可达。将欲越危墙，恐伤身命，终日沉思，计无所出。因自思之：“惟有得向春晖堂安寝，则身可通矣。”遂称病不起。表叔省之，生诈之曰：“近来数夜卧此轩间，才瞑目，便见鬼魅或牛头或马面等来相击闹，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所至，不以为意。昨夜又梦一长牙者，语余曰：‘明日大王来请你，你勿复起。’不觉今日身体沉重，不能起也。”叔闻此语，大惊，遂移之东轩，命其小子名铭者伴生寝焉。生私念：“本欲设计寻入中堂，只得移向东轩，无以异于西轩也。”至夜半，佯狂大叫，举家惊视。生良久始言曰：“向见一人冠黄巾，同昨所见长牙者坐，骂余曰：‘我叫你莫起，你强要起。’黄巾者曰：‘大王请先生去作平贼露布耳，无他也。’言未已，又见一红发尖嘴者至，促曰：‘连忙去，无羁滞。’将扶余出，我与之抵敌良久。喜诸人起来，散去。不然，被伊捉去矣。”祖姑闻言大惊，令人请良巫祈禳。生乃厚赂巫者，命伊言曰：“若在此宿卧，恐性命难保。除非移入中堂，则无事矣。”彼时即移生入中堂。生病渐安，日则肄业于轩间，夜则居于堂上。

后第三夜，生谓诸侍伴曰：“今宵服药，忌人见，你辈回后间宿歇”。至夜静，生步入兰房西室之前，正见瑜于月



桂丛边焚香拜月，生潜出，立墙荫以俟之。闻其微吟云：

炉烟袅袅夜沉沉，独立花间拜太阴。

心事不须重跪诉，姮娥委是我知心。

瑜吟讫，突见生至，且惊且喜曰：“闻兄被魅，今夜乃得至此耶？”生曰：“若非被魅，安能得会卿于此乎？”相与携手入室，明灯并坐。生熟视之，容貌愈娇，肌肤愈莹，情不能忍，乃曰：“我肠断尽矣。”欲挽女以就枕。女坚意不从，因谓生曰：“妾与兄深盟密约，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苟以此为念，则淫荡之女也。淫荡之女，兄何取耶！”生曰：“卿虽不从，辍之至此，设使他人知之，宁信无他事也？”女曰：“但秉吾心而已。”生虽不能自持，然见其议论，生亦喜其秉心坚确，不得已而从之，遂相与终夜坐谈。女曰：“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情，自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妾鄙陋之质，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今宵之遇，固不异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将欲深藏固蔽，以待善价之沽也？”女正色而言曰：“妾岂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满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图片时之乐，玉壶一缺，不可复补，合卺之际，将何以为质耶？”生曰：“此事辍任之，勿虑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卿请勿疑。”女曰：“谚语有云：‘但得王湖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正此之谓也。”

